

龙港寻梦

□ 沈俊峰

行走的愉悦,在于补充智能量,焕发生命激情。在海滨小城龙港,有着梦如花开般的奇妙感受。那几天热得像下火,我心里却痛快如秋凉。这是一个怎样的龙港,又是一个怎样的梦呢?

龙港很小,2019年8月之前,它还是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的一个港口镇。1984年之前,现在龙港所在的位置,还只有一个沟壑纵横、荒凉一片的港湾和5个“灯不明、水不清、路不平”的小渔村。

从村到镇,从镇到市,一步一个脚印,龙港人骨子里透露出来的,是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孜孜以求的真诚。当然,风雨坎坷、泪水鲜花,其中的艰辛和成功,也唯有龙港人自知。改革开放成就了龙港奇迹。当年,数万农民怀抱热情和渴望,离土离乡,迁入自己创造的龙港“城”,才有了“中国第一座农民城”。这么多年来,龙港先后又增加了“中国印刷城”“中国礼品城”“中国印刷材料交易中心”“中国台挂历集散中心”4张“国字号”金名片。每张名片,都是金光闪闪。

龙港的前世今生,像极了改革开放年代里呈现的普遍人生,一步一个脚印,从冬走到春,从春走到秋,走向收获,走向辉煌。看到龙港,我像是看到了自己。蓦然回首,一路皆是惊喜。

原来,龙港和我一样,也做了一个悠长、甜蜜的梦,一个奋斗的梦。

说起龙港,我脑海里呈现的都是大海,在这座海边小城,可以尽情地看大海、吃海鲜。没料到,在龙港竟然找到了江南水乡的感觉,就像在绍兴、周庄、乌镇或合肥的三河,满满都是水乡的温柔。

那天,我们在白沙河小码头登上了一艘铁皮船。

宽敞的河道、铁皮船,看上去有点粗陋。当船开行,心情一下子便柔软了下来。不走路,不骑自行车、电动车,不开汽车,而是气定神闲地坐在船上,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飘然前行。小船纸伞、娉婷倩影,吴侬软语,浪花诗行,恰如宣纸上纷飞的水墨。

阳光高悬,两岸小楼相连,海风的风流韵味尽在眼底,一些楼房的墙



连接龙港市与平阳县的瓯南大桥 图虫创意 供图

上,尚有岁月留下的依稀可辨的时代语痕。两岸零星的菜地葱葱郁郁,丝瓜花硕大金黄,嫩南瓜挂在篱笆上,玉米的穗子迎风伸展,瓜果飘香……这景致,恰如少年郎情窦初开。

一座座石拱桥迎面扑来,让激动的我老老实实在坐在舱里,不敢忘情地站起身,以免碰头。

龙港地处鳌江流域,境内河网密布,纵横交错的河道竟有800多公里。这江南河网有两条干河,一条龙金运河,由北向南,全长26.4公里,纵贯于江南平原;一条云妃河道,由西向东,全长约20公里,横穿于江南平原。而这江南河网的主要支流有5个,龙肥河、金肥河、龙凤河、钱湖河和钱望河,其中的龙肥河始于龙港市方岩下,由北向东南,流经白沙河。原来,我欣赏到的白沙河只是龙港水乡的“九牛一毛”,是阡陌交错、河网纵横、四通八达的一个角落,是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。

船行河道,不颠不堵,通畅安稳。“十里白沙路,沿河半月街。”小桥流水,河畔人家,青瓦白墙,烟火人间。

若不是天气太热,真以为就是春风扬州十里了。羁旅京城多年,本以为来龙港只能饱观沧海,没想到也入了一回江南梦乡。

吃过晚饭,我们去海边看月亮。农历六月十四,月亮又圆又亮。海上观月,走到哪儿都是一景。但是龙港的海月,似乎更有风情。

往海滩上走,风温凉地呼呼掠过,浓腥味儿飘过来,找到了海的味道。远处的航标灯一盏盏亮着,像天边的星。

流光溢月,月亮周围的云分外明亮,一副喷薄欲出的姿态。海水涨潮了,乌云在风中艰难地蠕动。我们站在海边,兴致勃勃地看月亮从重重纱帐中一点一点裸露出来,皎洁得耀眼。惊喜的欢呼声几乎是异口同声,编织了一张浓密的网,将风声盖在了水里。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。”这似乎有点想当然了,别的地方谁知道是阴是晴呢?但是,我们真看见龙港的月了。

几个活泼的年轻女子摆出了各种姿态照相。照人,照海,照月,缺一不可。笑声洒下一片,与涛声媲美。

女人照相就像买衣服,永远是不够的。三个女子,摆了一个飞天的动作,一个接一个,一手指向天空,一手拎起裙裾,在风的吹拂下,在月的映照下,衣袂飘飘,嫦娥奔月的样子。

海边的大美总是无穷无尽,令人遐思,因为我们总也看不到海的彼岸。

面对大海,当年的龙港人一定也是这样想的吧,大海的那边有什么?在望不到边的大海上,心飞翔了,胸怀宽广了,眼界开阔了。心有多大,舞台就有多大,龙港人的勇气和胆魄,就是大海赋予的吧?登高望远,望得远才能走得更远。龙港人一定是借助了大海的力量,就像乘风破浪的真正的龙。

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夜,唯一的缺憾,是少了一堆让人激情澎湃的篝火,与月亮遥遥呼应、心心相印的篝火。海上赏月,终觉销魂。追月,一个飞翔的梦,一个改变现状的梦,一个永不满足现状的追求的梦。那一刻,我盯着那些星星一闪一闪的航标灯,却在想,天空中的星星不也是我们飞翔的航标灯吗?

由跌水冲蚀、激流侵蚀、漩涡流侧蚀等不同水动力形成的壶穴,散布于基岩河床,恍若各种器具,大的状似瓮,小的形如缸,有的若盆、有的似槽、有的像柱,数量繁多。深的小腹大,人站在里面只露出头,还有的连环相套。经数万年前仆后继的水流冲击、沙石打磨和雨水洗礼,精雕细琢定型,无一不工艺精湛,光滑如玉。所有石头都在营造一种氛围,无棱无角,唯恐磕了蹭了,让人感觉误入一处儿童乐园,洋溢着童话王国才有的安恬和静谧。

大山之脚立地河床,裸壁上垂直出现道道凹槽,那是流水差异冲刷刷化造成的,颇似武夷山的晒布岩。石壁上呈现各种图案,俨然浮雕长廊。基岩被掏空的,随重力崩塌下来,轰然落水,便成了一摞摞无字天书。

峡谷深切,曲流深邃幽长,两岸石壁如削,峭壁耸天,巉岩嶙峋。山腰上的奇岩怪石,或像这或似那,形态各异,活灵活现……

我记住了溪谷当中立起的一尊顽石,其一侧被急流侵蚀成弧壁,仿佛一道三四人高的巨浪翻卷而起,迎头砸将下来时被定格住了。这使我有了一次抵临溪谷之念,我好在浪头下摆一个极酷的冲浪者姿势,一生留念。



榴花灼灼

□ 钟芳

窗外的石榴花开了。一树树红艳的花朵闪烁在繁密的绿叶间,含苞的玛瑙般晶莹耀眼,绽放的火焰般燃烧炽热,美艳之中洋溢着生命的热情与活力,给人以喜庆,也预示着一个火热季节的来临。

“微雨过,小荷翻,榴花开欲然。”每年农历五月是石榴花开最艳的时候,浓浓酡酡的绿叶之中燃起一片片火红,灿若烟霞,绚烂至极,五月因此也俗称榴月。家乡石榴树甚多,房前屋后,随处可见。进入夏天,石榴树上长满了含苞待放的花骨朵,初时宛若葫芦,张开后便开得一簇一簇的,像一把把熊熊燃烧的火炬。这样火焰热辣的红让人亢奋,一种对生活的激情铺展开来,每每经过,看着那满树灿然绽放、热烈而不张扬的花朵,我都会生出一种别样的心情,那充盈心头的小小欢喜,就像点燃心中希望的火焰,照亮我人生成长的路。

在花的家族中,石榴花的花期是最长的,整个夏日花开不断,此起彼伏,摇曳着婀娜的身影,引来成群的蝴蝶和蜜蜂翩翩起舞。花后枝头又红果累累,宛如一盏盏点燃的灯笼,挨挨挤挤,压弯了树枝的腰,美不胜收。渐渐地果实成熟了,剥开厚厚的外皮,密实的红色果肉晶莹剔透,取一把入口抿之,甜滋滋、酸溜溜的。

因为石榴花艳红如火,寓意事业兴旺发达、红红火火,而累累果实,又象征着子孙满堂、家族兴旺,所以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,引得无数文人骚

那么美的一棵树

□ 章铜胜

在我眼里,每一棵树都是美的,各美其美。

龚自珍写《病梅馆记》,言有人说“梅以曲为美,直则无姿;以欹为美,正则无景;以疏为美,密则无态”,这是文人对一棵梅树的诗意审美。而龚自珍却认为这种姿态欹曲疏朗的梅树,是病梅。他喜欢自然生长的梅树,没有斧劈绳缚,他说:“予购三百盆,皆病者,无一完者。既泣之三日,乃誓疗之:纵之顺之,毁其盆,悉埋于地,解其棕缚;以五年为期,必复之全之。”龚自珍真是执拗得可爱,自然生长的梅树固然好看,经过绑缚的梅树也颇有画意之美,各取所爱而已,实在没必要太较真了。崇尚自然,未必就要弃人工之美于不顾。两种梅树,我都喜欢,它们有着各自的美好。

几年前,家乡的山中发现了一些古梅树,据说树龄均在数百年。有好事之人将部分梅树移到山下,建了一座梅园。我特意去看过那些古梅树,虽出于自然,却也不乏人工之美。一棵梅树,不管源于自然,还是出自人工,只要人们觉得它是美的,又有何妨呢?上世纪90年代初,我的盆景老师洪吉兆制作过一盆微派梅桩盆景“回眸一笑”,那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梅桩,三十多年过去了,我依然记得它花开的样子。那棵梅桩,在我的心中,是关于一棵树最美的记忆。

十多年前,我去皖南的齐云山,正赶上那里遭遇连续一个多月的伏旱,山下的田野里一派萧索,庄稼大多是枯黄的,看上去像是疲惫得没有精神的样子。齐云山上的草木却比山下的好一些,我也不知道其中原因。在半山腰上,我看到一棵青檀树,树边有一个标牌,上面记载着其树龄在200多年。那棵青檀树挺拔、青翠、苍郁,那是多么美的一棵树啊,我站在树下,看了好久。

一棵开花的树,可能更美一些。从老家的村庄出发去县城,要经过一处池塘,池塘边有一棵棠梨树。平

客吟诗作词,沉醉于这一片灿烂之中。“乘槎使者海西来,移得珊瑚汉苑栽。只待绿荫芳树合,蕊珠如火一时开。”元代诗人马祖常的石榴诗句,道出了石榴的故乡,也描绘出石榴花开的美丽。潘岳《安石榴赋》:“遥而望之,焕若隋珠耀重渊。详而察之,灼若列宿出云间。千房同膜,千子如一,御饥疗渴,解醒止醉。”杜牧有诗云:“似火山榴映小山,繁中能薄艳中闲。一朵佳人玉钗上,只疑烧却翠云鬟。”杨万里同样对其深表心仪:“荷罗绉薄剪薰风,已自花明蒂亦同。不肯染时轻着色,却将密绿护深红。”

人醉石榴花,人见人都爱。可以想象,那一抹抹娇艳无比、美得炫目的石榴红,燃烧在窈窕女子的漂亮裙裳上,不知会点燃多少缱绻柔情,灼疼多少世人眼眸。据说杨贵妃特别喜欢石榴,为此,唐明皇在华清宫种了不少石榴供她观赏。杨贵妃醉酒醒后,身着绣满石榴花的彩裙袅袅走来,使得繁花飞落,惹得众臣纷纷下跪施礼。“拜倒在石榴裙下”从此流传开来。由于石榴裙受到历代女子的喜爱,久而久之,“石榴裙”便成美女的代名词。红得火辣辣的石榴花,也真易让人联想到男子对美丽女子的热烈追求和迷恋。初夏时节,年轻女子最美的身影,莫过于穿一条飘逸的石榴长裙,在满树石榴花下,露出像石榴花一样灿烂的笑容。

在这个奇妙的夏日,无论是星星点点,还是密聚成片,石榴花依旧红红火火地开着,为我们绽放着自己馨香的生命,酝酿着一个个温情的梦。

时,我们都从树下的塘埂上经过。春天,棠梨树开花了,花不大,一簇簇的,一树雪白的花,十分惊艳。从树下过,抬头看树上的白花,白得晃眼。风吹过,送来花香,也送来飘落的花瓣。站在一棵开花的棠梨树下,你是感觉不到时光流逝的。我喜欢绕到池塘对面的塘埂上,去看它花开的样子,也看它倒映在水面的影子。青草远道,满目新绿,在绿如翡翠的水面上,绿似琉璃滑,在线青绿的塘埂之上,看一虚一实的棠梨花开如画,附近山村、田野,美若仙境。

到古镇上班的时候,正值古镇建设的盛期。看着古镇上的那条老街一天天破落、消失,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。那是早春的一天上午,当古镇上那座老桥拆除的时候,心里有种莫名的惆怅。老桥拆了,一回头,我看见废墟之上的那棵玉兰树,正开着一树洁白的花,那么孤单又无助的样子。如果玉兰树也有心有情之人的话,这一刻,它的花瓣上会不会滴落些许清泪?我随手拍下了废墟上的玉兰花,忽然觉得孤单的坚守也是美的,它是老街留下的一个漂亮的身影,它曾开在多少老街人的眼前,心中,梦里。

皖南的率水河在新安江上游,新安江在千岛湖上游。率水河的水,清清爽爽地流淌在日月里,江中有小块长条形的洲渚,洲渚之上,有乌桕、杨柳,还有我认不出的一些树。它们自然生长,经过流水的冲刷、风雨的吹打,形态自然,如水上形成的自然盆景。我经常坐在岸边,看率水河里的那些树。它们听着水声风声,心里大概是静的吧,不然,它们怎么能长成那样美好安静的样子。那些树,让少年时的我能静静地坐在岸边看一个上午,或是下午,它们一定曾经告诉过我一些秘密,我不知道自己将那些秘密藏在了哪里,那么美好的树和风景,真能藏得住吗?

这么多年,见过许多树,我还记得它们那么美的样子,如此便是一种美好的遇见吧。

本版插画 王超

□ 沉洲

闽地高山县周宁县城东部十几公里处,有一座官山。它像竖起的手掌,一个指头就是一座山峰,由南到北,5座山峰相连,先到的头峭是拇指,老百姓依次叫过去,二峭、三峭、四峭和龙岗尾。很早以前,这里土匪占山为王,一般人进不来。土匪散伙后,当地两个村争夺山林归属,各说各有理,县衙断不下来,便将这片山林收归官府,遂取名官山。

官山五峰都是花岗岩石山,巉岩峥嵘,临溪兀立而起。狭窄的深谷底,龙亭溪依五峰绕行,形成一道牛轭形曲流,把官山围成一个半岛。官山险峻,上下艰辛,登顶者甚少。加上这里的小气候,雨水丰沛,草木葳蕤。目前下山的几条小径,都是樵夫踩踏出来的。

夏天,我领了写一篇官山文章的任务,准备下峡谷一睹满溪摊开的漂亮石头。进山石阶路两旁,茂密树林遮蔽了太阳,此地海拔730多米,十分



溪边石白 周宁县文联 供图